

# 《牢狱鸳鸯》【头、二本】

## 主要角色

郗珊柯：旦  
 卫玉：小生  
 周天爵：老生  
 金二朋：丑  
 嫂子：花旦  
 吴延福：小生  
 郗端甫：末  
 贾文明：丑  
 候相：丑  
 县令：丑  
 府尹：末  
 马志虎：净  
 牛秃儿：丑  
 狱官：丑  
 禁婆：丑

## 情节

郗珊柯者，山西太原富室郗端甫之女也。郗端甫工诗词，郗珊柯性亦喜焉，且耽于此道，父女唱和，其乐融融；爱如掌上明珠，择婿甚苛。故十六岁犹未字也。一日，郗珊柯暨嫂氏游五台山准提庵，途遇一年少书生，风流倜傥，固翩翩佳公子也。郗珊柯目送之，而嫂氏已会其意，遂指而谓之曰：此子是同里卫玉，年未弱冠，早已蜚声庠序中，然琴瑟尤虚耳。郗珊柯微颌其首，回家而病作，恹恹床褥，懒进饮食。嫂氏入房问候，郗珊柯并不隐瞒，直诉心事。嫂氏慰藉之，谓俟我归宁，请兄长与卫生作伐，好姻缘当必谐和。郗珊柯病瘥，而其父已选择坦腹于吴氏。郗珊柯心虽不愿，重以父命，亦无可如何。涓吉成礼，而祸作矣。先是郗姓有缝工金二朋者，见郗珊柯容貌美丽若仙，艳羨不已，以癞蛤蟆资格想吃天鹅之肉。姑嫂二人秘密谈话，被其窃听明白，深恨卫玉夺我所好；闻郗珊柯将嫁，又转恨吴氏，不禁忿火中烧，于过门之第一夜混入人丛，潜伏洞房外，刺死新郎，入门强欲求欢，自称卫玉，新郎已为我所杀。郗珊柯大惊，喊叫婢女。凶手情急，拔去头上金钗而逸。家人毕集，见横尸地上，报县勘验。于是卫玉也，郗珊柯也，捉将官里去矣，皆谓卫玉与郗珊柯先有奸情，因妒奸起见，至于如此。然卫玉茫无头绪，忽指为杀人犯，情何以甘。为严刑所逼迫，不得不姑且承招，此案遂成定讞，以待秋决。巡按周天爵，素重人道主义，凡决犯必欲亲问口供。及睹卫玉，一瘦怯书生，决非狂且可比。再三研讯，卫玉始诉冤枉。周天爵仍怀疑莫释，命狱官将男女二人同监一室，在外窥探。闻有口吃、狐臭之语，从此根究，始知真正杀人犯即缝工金二朋，立正典刑，抵偿吴氏之命。卫玉本无关，郗珊柯不知情，亦不加罪，配合为夫妇，着府县官主婚，成嘉礼焉。

## 注释

此系梅兰芳拿手之剧也，京都时常演唱，监中诉情一幕尤觉动听。配角姜妙香亦属戛戛有名者，二人合串，尽情揣摩。观是剧者，不禁有观止之叹矣。

## 根据《戏考》第三十一册整理

### 【第一场】

(郗端甫上。)

郗端甫 (引子) 富有田园，绵世泽，家学渊源。  
 (白) 老夫郗端甫，山西太原郡人氏。家道殷富，不愿居官，隐居乡里。所生一子一女：子名郗祥，上京求取功名；女名珊柯，性喜诗文，工于翰墨，老夫爱如掌上明珠。虽年已及笄，尚未择得佳婿。

(院子暗上。)

郗端甫 (白) 今日闲暇无事，不免将她唤将出来，与她谈论一回。

院子 (白) 家院!

院子 (白) 有!

丽端甫 (白) 请你家小姐出堂。

院子 (白) 小姐出堂!

(丫鬟引丽珊柯同上。)

丽珊柯 (念) 惜花春起早，爱月夜眠迟。

丽珊柯 (白) 爹爹万福!

丽端甫 (白) 我儿少礼! 一旁坐下。

丽珊柯 (白) 告坐! 爹爹将孩儿唤将出来有何训教?

丽端甫 (白) 我儿这几日可曾吟诗作赋?

丽珊柯 (白) 孩儿近日曾作春柳诗四首，请爹爹斧削。

(丽端甫接诗。)

丽端甫 (白) 待为父看来。

(丽端甫看。)

丽端甫 (白) 我儿诗学大有进益，颇有李杜之风，叫为父好不欢喜也!

丽珊柯 (西皮原板) 我的儿可算得绝代名姝，论容貌和才华世间绝无。每日里学习那诗词歌赋，看起来却胜那须眉丈夫。

丽珊柯 (西皮原板) 老爹爹你何必如此夸奖，在书房听孩儿细说端详：儿虽然嗜翰墨诗文习讲，不过是闺阁中一个女郎。

(嫂子上。)

嫂子 (西皮摇板) 来至在书斋外立足细听，听公公和妹子又论诗文。

丽珊柯 (白) 公公万福!

丽珊柯 (白) 吓嫂嫂来了!

丽端甫 (白) 儿妇到此作甚?

嫂子 (白) 今天咱们园中芍药盛开，春光灿烂，特请公公同妹妹前去赏玩。

丽端甫 (白) 今日有友人邀吾饮酒，必须前去走走，你姑嫂二人同去游玩罢。

丽端甫 (西皮摇板) 今日里有友人折柬招饮，到那里不过是把酒论文。

(丽端甫下。)

嫂子 (西皮摇板) 艳阳日休辜负春光好，芍药开牡丹放绿艳红娇。

丽珊柯 (西皮摇板) 这檐前新燕子顽顽颠倒，看花丛双蝴蝶舞上枝梢。

丽珊柯 (西皮摇板) 来此花园，牡丹未放，芍药正开，花团锦簇，姹紫嫣红，好一片春光也!

嫂子 (白) 似这等阳春景真堪游玩，有一桩心腹事忽上心间。

丽珊柯 (白) 妹子，你我在此游玩，我倒想起一件事来啦。

丽珊柯 (白) 但不知是何事?

嫂子 (白) 今有五台山准提庵开放山门，有一个月的大会。嫂子我有一桩心愿未还，我想同妹子一同前去。一来还愿，二来也可逛逛山景，你又可以多作几首诗，岂不是好?

丽珊柯 (白) 妹子也有心愿未还，待爹爹回来，禀明爹爹，与嫂嫂一同前去就是。

嫂子 (白) 那么甚好，咱们禀明了老爷子就去。正是：

丽珊柯 (念) 生平常有游山性，

丽珊柯 (念) 不负游山赖有时。

(丽珊柯、嫂子同下。)

## 【第二场】

(卫玉上。)

卫玉 (引子) 苦读寒窗，拔冠军，名列胶庠。  
 (念) 自幼立志在青云，一十三岁入龔门。闭户埋头勤发奋，应占鳌头第一人。  
 (白) 小生，姓卫名玉，字温如，山西太原郡人氏。自幼早失姑恃，家道寒微，立志读书，一十三岁名列胶庠，颇蒙学校长官器重。今虽弱冠，琴瑟尤虚，自思青紫唾手可得。尚有千种粟，何患无颜如玉也！这且不言。今有五台山准提庵大会，同学诸友邀吾去到那里赴文章大会，不免就此走走。  
 (西皮原板) 自幼失岷岷家门不幸，  
 因立志终日里攻读诗文。  
 虽然是入龔门不为侥幸，  
 等候了时运到直上青云。

(卫玉下。)

### 【第三场】

(院子、丫鬟同上，嫂子、丽珊柯同坐车上。)

嫂子 (西皮摇板) 五台山有盛会人人礼忏，  
 有老少和男女顶礼朝山。  
 烧过香出庙来还却心愿，

(卫玉上，骑马过场，下。丽珊柯痴看，呆。)

嫂子 (西皮摇板) 又只见走去了青春少年。  
 (白) 我说，刚才走过去的一位少年书生，你可认识他呀？

丽珊柯 (白) 嫂嫂说哪里话来！想妹妹闺房不出，大门不越。他乃是一男子，我哪里知道他是何人！

嫂子 (白) 你不认识他，我倒认识他！此人姓卫名玉，就是乡里中所说的小卫玠，小卫玠，就是他！

丽珊柯 (白) 嫂嫂怎么知道？

嫂子 (白) 他与我哥哥乃是同社的好友，时常往来，我所以认得他。

丽珊柯 (白) 原来如此。

嫂子 (白) 我说妹子，你看他的品貌，长得不错吧！

(丽珊柯微点头。)

嫂子 (白) 妹子你如有意，我叫我哥哥做媒，一定成功也！

(丽珊柯微笑。)

嫂子 (西皮摇板) 似这等好良缘天生佳偶，  
 有郎才并女貌佳话风流。  
 劝妹子回家去安心静候，  
 待为嫂见兄长细说根由。

(众人同下。)

### 【第四场】

(吴延福上。)

吴延福 (西皮原板) 我的父为太守居官清正，  
 兴德政施教化惠及子民。  
 因得病丧残生我扶回灵柩，  
 到如今服制阙未把亲成。

(白) 小生吴延福，太原人氏。我父吴振邦，官居粤东太守，命丧任所。是俺扶回灵柩，埋葬先莹。我父官囊充裕，富有资财。虽然念已弱冠，尚未婚娶，我有一好友，名唤贾文明，他也曾替我寻访淑女名媛，尚无回信，想必来也。

(贾文明上。)

贾文明 (西皮摇板) 昨日里访得个名姝佳丽，  
 见了那吴贤弟把话来提。

吴延福 (白) 仁兄来了！

贾文明 (白) 来啦!

吴延福 (白) 这几日为何不见, 不知有何公干?

贾文明 (白) 我就是为了兄弟你的事各处打听。有人言道, 此处郦员外有一女子, 名叫珊柯, 容颜极美, 有沉鱼落雁之容, 闭月羞花之貌; 文才更好, 诗词歌赋无一不能, 琴棋书画, 无一不晓。今年一十六岁, 他父亲爱如掌上明珠, 不差什么的人家他都不给。我特来与贤弟先送一信, 再去说媒。以吾弟之才貌家世, 一提必可有成!

吴延福 (白) 如此就烦仁兄前去走走, 还要求仁兄极力玉成才好。

贾文明 (白) 你不必嘱咐, 全在我身上就完啦!

吴延福 (白) 书房备得有酒, 与仁兄畅饮几杯。

贾文明 (白) 好, 来了就是扰你!

吴延福 (白) 请! 正是:

(念) 婚姻本是前生造,

贾文明 (白) 全仗媒人拉皮条!

吴延福 (白) 取笑了!

(吴延福、贾文明同下。)

## 【第五场】

(丽珊柯披衣抱恙上。)

丽珊柯 (西皮原板) 自那日朝五台烧香回转,  
因此上抱采薪满腹愁烦。  
这几日身困倦神气恹恹,  
怕的是大限到命丧黄泉。  
走吓!

嫂子 (内白)  
(嫂子上。)

嫂子 (西皮原板) 自那日归宁去心力用碎,  
将各事了清结才把家回。  
闻听说妹子病容颜憔悴,  
去到那闺房里探问一回。  
妹子在哪里?

(白)  
(丽珊柯卧起。)

丽珊柯 (白) 呀, 嫂嫂来了!

嫂子 (白) 来啦。呦! 妹子怎么这个样儿的消瘦? 怎么起的病? 你对嫂嫂说说。

丽珊柯 (白) 咳! 嫂嫂吓!

(西皮摇板) 自那日游山回精神短少,  
终日里胸郁闷心内烦焦。  
这几天病势危恐非佳兆,  
吉凶事在旦夕大限难逃。

嫂子 (白) 哦!

(西皮摇板) 劝妹子你且把宽心放定,  
姻缘事切莫要牵挂在心。  
似这等美婚姻上天注定,  
这件事有为嫂一面担承。

(白) 妹子, 你既属意于卫郎, 为嫂的当求我哥哥风示于他, 叫他请我哥哥前来提亲, 谅我公公也断无不允之理。但是一件有点碍难。

丽珊柯 (白) 但不知是哪一件?

嫂子 (白) 那卫郎虽然是才华出众, 名震胶庠, 只是他家徒四壁, 田产俱无。倘若过门之后, 妹子受不了艰苦, 那时候倒是嫂子对不起你了!

丽珊柯 (白) 嫂嫂说哪里话来, 妹子已将此事思之烂熟。倘若卫生立志攻苦, 贫亦可富; 若是命运不佳, 富亦易贫。贫穷有命, 富贵在天。惟嫂嫂图之!

嫂子 (白) 既然如此, 妹子你好好保养你的病症, 三日内定有佳音来报也!

(西皮摇板) 劝妹子且安心调养病症,

三日内一定有好音到门。

(嫂子下。)

丽珊柯 (西皮摇板)

适才间对嫂嫂把心事诉尽，  
好一似释重负微有精神。

(丽珊柯下。)

### 【第六场】

(贾文明上。)

贾文明 (西皮摇板)

大摇大摆往前走，  
特与珊柯做冰人。  
(白) 门上有人么？

(院子上。)

院子 (白)

什么人？

贾文明 (白)

员外可在家中？你就说贾文明来拜。

院子 (白)

有请员外！

(丽端甫上。)

丽端甫 (念)

向阳门第春无限，积善之家庆有余。

(白)

何事？

院子 (白)

贾相公来拜。

丽端甫 (白)

说吾出迎。

院子 (白)

员外出迎！

贾文明 (白)

吓，员外在哪里？

员外！

丽端甫 (白)

贤弟请坐！

贾文明 (白)

告坐！

丽端甫 (白)

贤弟到此必有所为？

贾文明 (白)

恭喜员外！贺喜员外！

丽端甫 (白)

喜从何来？

贾文明 (白)

晚生到来，与令媛小姐做媒。

丽端甫 (白)

但不知是哪一家？

贾文明 (白)

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乃是吴振邦之子吴延福。

丽端甫 (白)

敢是吴太守之子么？

贾文明 (白)

正是！

丽端甫 (白)

此子多大年纪？

贾文明 (白)

今年一十八岁了。

丽端甫 (白)

他虽然是世家子弟，但不知他读书何如？

贾文明 (白)

此人才貌双全，终日读书习文，将来定是大器。

丽端甫 (白)

老夫昔日也曾与吴太守交好，他家中景况老夫尽知，只要此子无有纨绔恶习，这门亲事倒可做得。

贾文明 (白)

若非佳子弟，晚生也不敢前来做媒。现有花红定礼，请员外收下。

丽端甫 (白)

收下就是。

贾文明 (白)

待晚生回去，叫他家选择良辰迎娶就是。告辞了！

丽端甫 (白)

恕不远送了！

(贾文明下。)

丽端甫 (白)

看这门亲事，倒是女貌郎才、门当户对了！

(笑)

哈哈！

(丽端甫下。)

### 【第七场】

(丽珊柯上。)

丽珊柯 (西皮摇板)

这几天未服药病体痊愈，

等候了嫂嫂到便知端的。

(嫂子上。)

嫂子 (西皮摇板)

看起来姻缘事前生造就，  
天注定非人力所能强求。

丽珊柯 (白)

嫂嫂来了!

嫂子 (白)

来啦! 坐着坐着。妹子，我来给你道喜来啦!

丽珊柯 (白)

喜从何来?

嫂子 (白)

这个喜可不是卫郎的喜，是另有一件喜事!

丽珊柯 (白)

是哪一件?

嫂子 (白)

搜子正要与妹子说亲，谁知道公公他老人家已将妹子许配了吴振邦之子吴延福了! 要论起来，这吴公子才貌双全，今年一十八岁，富有家财，况且念书甚好，确是门当户对。可见婚姻大事皆有天定，人力断难胜天。但木已成舟，虽智如张良、陈平，也难挽回，此乃天作之合! 据嫂子看来，这门亲事比较卫郎却强十倍，焉知非福? 我劝妹子亦不必沾沾不化，重彼而轻此啦!

(丽珊柯沉吟。)

丽珊柯 (白)

事已至此，只好惟父命是听而已。

嫂子 (白)

这便才是，走吧，咱们到花园里去看花去罢。

(西皮摇板)

好一个贤妹妹心胸阔大，  
论婚姻还应配仕宦人家。

(丽珊柯、嫂子同下。)

### 【第八场】

(金二朋上。)

金二朋 (念)

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自迷。

(白)

我，金二朋。乃是一个裁缝，常在郦员外家做活。员外有一女儿，名唤珊柯，长得十分美貌。她所穿的衣裳非我做不可，想必是她有意于我。我总想同她成全美事，怎奈无有机会。听员外已将她许配了前街上的吴公子为婚，明日就要迎娶过门，我不免明日混进门去，碰着巧当儿，我就下手。正是：

(念)

心中设巧计，定要会佳人。

(金二朋下。)

### 【第九场】

(贾文明扶吴延福同上。〔吹打〕。花轿上。)

贾文明 (白)

候相走上!

(候相上。吴延福、丽珊柯同交拜。)

候相 (白)

伏以!

(念)

一块沉香木，雕成玉马鞍。新人真富贵，步步保平安!

(贾文明拉吴延福同下，丫鬟扶丽珊柯同下。〔牌子〕。贾文明拉吴延福同上，丫鬟扶丽珊柯同上。丽珊柯入洞房坐帐内。贾文明拉吴延福。)

贾文明 (白)

走吓，吃酒去!

(吴延福、贾文明同下。金二朋上，四望。丫鬟捧茶上，金二朋避。丽珊柯饮茶毕，丫鬟下。吴延福上，醉。金二朋撞吴延福。)

吴延福 (白)

你是谁人?

(金二朋急，出短刀刺吴延福倒。金二朋入洞房，灭灯，摸丽珊柯。)

丽珊柯 (白)

吓，公子意欲何为? 为何这般鲁莽?

金二朋 (白)

我、我、不、不、不是公子，我是卫玉。我感、感、感你爱我之情，特来同、同、同你成全美事。

丽珊柯 (白)

还不快快走去! 倘若公子到来，两有不便。

金二朋 (白)

不、不、不要紧，公子已经被、被、被我杀死啦!

丽珊柯 (白)

你待怎讲?

金二朋 (白)

他、他已经死啦!

丽珊柯 (白) 暖呀，你害苦我也！  
 仆妇们快来！  
 (金二朋失措，惧，拔金钗，逃下。仆妇、丫鬟同上。)  
 仆妇、  
 丫鬟 (同白) 新人为何喊叫？待我等看来。  
 (丽珊柯喘、汗。)  
 丽珊柯 (白) 适才有一人闯入洞房，言道公子已被人杀了，你等快去看来！  
 (仆妇、丫鬟同看。)  
 仆妇、  
 丫鬟 (同白) 不好了！公子真被人杀了！  
 (院子上。)  
 院子 (白) 方才那人不知姓甚名谁？  
 丽珊柯 (白) 他说他叫卫玉。  
 院子 (白) 既然是他，可就好办了，待我到衙前去告状！  
 (众人同下。)

## 【第十场】

(四皂役、县令同上。)  
 县令 (念) 做官不在大小，只要赚钱就好。  
 (院子上。)  
 院子 (白) 冤枉！  
 县令 (白) 什么人？带上来！  
 (院子跪。)  
 院子 (白) 小人与太爷叩头！  
 县令 (白) 你有什么冤枉？可有状纸？  
 院子 (白) 我家公子昨日完婚，未入洞房，竟被卫玉闯入，将公子杀死，拔去新人头上金钗窜去，望太爷做主！  
 县令 (白) 人命关天，非同小可！  
 来！同到吴宅验了死尸，再拿凶手！  
 (众人同下。)

## 【第十一场】

(院子、四皂役、仵作、县令同上，仵作验。)  
 仵作 (白) 启太爷：胸前有一刀伤，确是短刀刺死。  
 贾文明 (白) 打道回衙！  
 (众人同下。)

## 【第十二场】

(院子、四皂役、县令引丽珊柯同上。)  
 县令 (白) 来呀！拿我火签，将卫玉提来见我！  
 (皂役甲持签下。)  
 县令 (白) 带珊柯！  
 (丽珊柯跪。)  
 县令 (白) 你就是珊柯？长得果然不错。你入洞房，可曾与新郎交谈？  
 丽珊柯 (白) 并未交谈。  
 县令 (白) 那卫玉是怎样将你头上金钗拔去？  
 丽珊柯 (白) 那人进房来，将灯烛吹灭，自称卫玉，言道公子已被他杀死。是妾身闻言，即呼婢仆。那人情急，将妾头上金钗拔去而逃。望祈太爷做主！  
 县令 (白) 这一定是因奸杀人！起过一旁。  
 (皂役甲带卫玉同上。)

卫玉 (白) 晚生拜见老父母!

县令 (白) 哦, 是一个秀才呀。我先革了你的巾服再说!  
来呀! 去到县学, 将他的名字除去!

(皂役持帖下。卫玉跪。)

县令 (白) 胆大卫玉, 既然是个秀才, 就该安分攻书, 为何持刀行凶, 杀死了吴延福? 还不从实招来, 免得皮肉受苦!

卫玉 (白) 启禀太爷: 小生自幼攻书, 闭门不出, 王法所在, 焉敢杀人! 望太爷明断!

县令 (白) 胡说八道! 分明是你与珊柯夙有奸情, 今日被吴家娶去, 你忿奸不过, 将他杀死, 还不实招! 倘敢不认——  
来呀! 看夹棍伺候!

(二皂役同夹卫玉。)

县令 (白) 有招, 无招?

卫玉 (白) 叫我招些什么?

二皂役 (同白) 无招!

县令 (白) 收!

(卫玉哭。)

卫玉 (西皮摇板) 在公堂夹得我三魂渺渺,  
这酷刑我受不起只得承招!

县令 (白) 叫他画供!

(卫玉画供。)

县令 (白) 此是人命重案, 明日解府便了。  
来, 退堂!

(众人同下。)

## 【第十三场】

(【吹打】。四龙套、四刽子手、门子引周天爵同上。)

周天爵 (引子) 秉性方刚, 为黎民, 除暴安良。  
(念) 居官端正志清高, 铁面无私答圣朝。参灭贪官和污吏, 减除恶棍与土豪。  
(白) 本院, 周天爵, 官居山西按察使。到任以来, 官清民顺。今当秋审之时, 各府县解来人命重案, 均须复审一回, 方能详院请旨正法。  
左右, 伺候了!

(府尹、县令同上。)

府尹 (白) 太原府——

县令 (白) 阳曲县, 叩见老大人!

门子 (白) 起! 免!

(府尹、县令同打恭。四龙套同呵。)

周天爵 (白) 各案可曾带齐?

府尹 (白) 俱已带到!

(府尹呈册。)

周天爵 (白) 带马志虎一案!

(四龙套同允。差役引马志虎同上。)

马志虎 (白) 叩见大人!

周天爵 (白) 马志虎, 你明火杀人, 将案情一一供来!

马志虎 (白) 大人容禀!

(【吹牌子】。)

周天爵 (白) 看你面带凶恶, 断非良善之辈, 理当论斩, 秋后处决。  
带下去!

(差役引马志虎同下。)

周天爵 (白) 带牛秃儿一案!

(差役引牛秃儿同上。)

牛秃儿 (白) 叩见老大人!

周天爵 (白) 牛秃儿, 你是怎样打死你亲生之母? 一一供来!



牛秃儿 (白) 大人容禀!  
(〔吹牌子〕。)

周天爵 (白) 小小年纪擅敢打死亲生之母, 可谓大大的逆伦! 理当凌迟处死, 秋后处决! 带下去!

(差役引牛秃儿。)

牛秃儿 (白) 呵呵, 玩儿完了!  
(牛秃儿下。)

周天爵 (白) 卫玉、郗珊柯一案!  
(差役引卫玉、郗珊柯同上。)

卫玉 (白) 叩见老夫人!  
(周天爵细看。)

周天爵 (白) 卫玉, 你青春年少, 为何无故杀人? 一一诉来!

卫玉 (白) 大人容禀!  
(西皮摇板) 有卫玉在法堂哀哀告禀,  
尊一声老夫人细听分明:  
自幼儿在寒窗读书发奋,  
十三岁拔冠军深入夔门。  
尊圣教爱廉耻自守本分,  
又谁知无故里大祸临身。  
郗珊柯诬陷我杀人害命,  
在公堂受酷刑只得招承。  
不白冤望大人昭雪洗尽,  
老夫人呐!

(哭头)

(西皮摇板) 定万代做公侯永在朝门!

周天爵 (白) 哦!  
(西皮摇板) 我看他语柔和举止方正,  
他焉能怀利刃胆敢杀人。  
回头来再把那珊柯来问,  
这其中一定是另有隐情。

(白) 珊柯, 你与卫玉夙日可曾相识来往?

郗珊柯 (白) 并不相识。自从五台山烧香归来, 中途曾经相遇, 仓促一面, 并未交谈。

周天爵 (白) 卫玉, 你同吴延福平日可曾相识?

卫玉 (白) 并不相识。

周天爵 (白) 这就奇了!  
(西皮摇板) 他三人平日里均不相认,  
因何故无端的起了祸根?  
(白) 暂将卫玉、珊柯分押在男女二牢, 待本院细细另讯。  
转堂!

(四龙套、四刽子手、门子、府尹、县令、差役、卫玉、郗珊柯同下。〔吹打〕。周天爵换衣。)

周天爵 (白) 且住! 今日所讯各案均无冤枉, 惟卫玉、郗珊柯一案, 其中大有可疑之处。看卫玉少年书生, 情形懦弱, 断非杀人之辈, 且与珊柯并无沾染, 此案一定内藏冤枉, 必须设法为他昭雪才是正理!

(〔起初更鼓〕。门子上, 送茶, 下。)

周天爵 (白) 看卫玉与珊柯, 郎才女貌, 确是一双佳偶也!  
(二黄原板) 这卫玉年懦弱难怀利刃,  
这其中正凶手果是何人?  
此一案必须要详细审讯,  
(周天爵入帐。)

周天爵 (二黄原板) 神困倦只觉得瞌睡沉沉。  
(周天爵睡。〔牌子〕。梦神手持铜镜上, 周天爵立看。梦神将镜掷两半, 双手各执一半, 对周天爵。)

梦神 (唱) 铜镜如月,  
半明即灭。  
先缺后圆,

先圆不缺。  
 (梦神笑下。周天爵坐睡。〔起五更鼓〕。〔鸡鸣〕。门子上。)  
 门子 (白) 大人醒来!  
 周天爵 (二黄导板) 适才间得一梦甚是蹊跷,  
 (周天爵醒。)  
 周天爵 (二黄摇板) 吾遍体好一似冷水来浇。  
 (白) 暖呀! 昨夜三更时分偶得一兆, 见一老人手持铜镜, 将镜子对我掷破, 两手各执一半, 说了四句歌词。言道: “铜镜如月, 半明即灭, 先缺后圆, 先圆不缺”。前二句颇不易解, 看后二句, 似卫生与珊瑚仍有姻缘之分, 但是不得正凶, 怎能落案? 呵呵, 有了!  
 来!  
 门子 (白) 有!  
 周天爵 (白) 传狱官进见。  
 门子 (白) 狱官走上!  
 (狱官上。)  
 狱官 (念) 身为监狱官, 终日陪囚犯。  
 (白) 参见大人!  
 周天爵 (白) 罢了。吾命你在监中静除一室, 预备床帐衾枕, 将卫玉、珊瑚二人居住其中。你在暗地听他二人讲些什么, 一一报于我知, 不得有误!  
 狱官 (白) 遵命!  
 周天爵 (白) 转来! 此事必须机密, 不可泄露!  
 狱官 (白) 是!  
 (念) 大人吩咐俺, 去做撮合山。  
 (周天爵、狱官同下。)

## 【第十四场】

丽珊瑚 (内二黄导板) 丽珊瑚在监中泪如雨下,  
 (丽珊瑚上。)  
 丽珊瑚 (二黄慢板) 鸳鸯散鸾凤飞地角天涯。  
 恨卫玉逞凶心胆比天大,  
 无故里怀利刀擅把人杀。  
 这冤孽也本是前生造下,  
 因眷爱反成了对头冤家。  
 到如今害得奴青春守寡,  
 不知者反道奴是败柳残花。  
 这才是平地里祸从天下,  
 红颜女多薄命自古不差!  
 (狱官上。)  
 狱官 (白) 开门!  
 (禁婆上。)  
 禁婆 (白) 老爷来了! 待我开门。  
 (狱官进。)  
 狱官 (白) 珊瑚, 走, 同我走!  
 (狱官引丽珊瑚同转场。卫玉上。)  
 狱官 (白) 你看这一间房屋收拾得多干净! 你们二人坐下, 等我给你们拿酒去。  
 (狱官取酒。)  
 卫玉 (白) 这做什么?  
 狱官 (白) 你们不知道, 待我告诉你们说。公子这一案现在已经是判定啦。我看你二人实在是一对青年佳偶, 生离死别就在眼前。看你二人实在的可怜, 我特备些酒菜送来, 你二人叙叙衷情, 也就永诀啦!  
 卫玉、  
 丽珊瑚 (同白) 深感厚情, 当面谢过!

狱官 (白) 你们不必推辞，我不过是一片哀怜之心，并无别意。你们不要疑心，我断不能叫大人知道。你们喝罢，我少陪啦！

(狱官倒闭门。)

狱官 (白) 待我在暗地听他们说些什么。

(狱官下。丽珊柯入帐子，卫玉坐。)

卫玉 (白) 咳！这是从哪里说起呀！  
(二黄原板) 平地里起风波祸从天降，  
无故的遭下了杀身祸殃。  
我与那吴公子夙无来往，  
是何人怀利刃把他来伤？  
珊柯女诬陷我告下冤状，  
二公差来传我身到公堂。  
上堂去不容我把话来讲，  
用残刑拷打我只得承当。  
这也是前世里造定的冤枉，  
不白冤沉海底怎见天光！

(卫玉伏案。)

丽珊柯 (二黄原板) 奴看他自沉吟徘徊不定，  
观看他身懦弱性情温存。  
也是他凶心起煞星照命，  
因此上持利刃胆敢杀人。  
枉费心无效果徒伤性命，  
到如今丧残生玉石俱焚。  
可怜他眷念奴其情可悯，  
镜花月一场空鹤煮琴焚！

(丽珊柯背坐。)

卫玉 (二黄摇板) 人道她容颜丽妖娇丰韵，  
细端详果然是绝代佳人。  
我纵然坐虚名徒丧性命，  
倒不如求实乐真个销魂。

(白) 暖呀且住！好一位守狱官员，将我二人闭在一室。我久闻珊柯艳名，却未曾晤面。自从诬告，虽在公堂对质，却不曾抬头观看。今日近在咫尺，仔细领略，果然是名不虚传。方才狱官言道，大案已定，我死期在迩，与其徒坐虚名，倒不如暂图实乐，纵正典刑，死亦无憾。待吾向前，用言语打动了她便了。

吓，小娘子，这厢有礼！

丽珊柯 (白) 还礼！

卫玉 (白) 小生有一言，要在娘子面前领教。

丽珊柯 (白) 有何金言，当面请讲。

卫玉 (白) 小生乃一介寒儒，自幼攻书，尚知礼仪，闭门苦读，守分安贫。与娘子素不相识，并无冤仇，一旦横遭诬陷，身遭大辟，望娘子明以教我！

丽珊柯 (白) 君所做事，君自知之！妾纵有怜君之心，但杀人抵命，王法难逃，与妾无干！

卫玉 (白) 娘子今日尚以杀人者为小生么？看小生生性懦弱，手无缚鸡之力，怎敢行凶杀人？娘子既苦相诬陷，叫小生百喙莫解！且今日事已至此，遭此不白之冤，枉受虚名，心实不甘。若蒙娘子慈悲，俾得一亲肌肤，死亦瞑目。

(卫玉拉丽珊柯。)

丽珊柯 (白) 且住！向日君言口吃，且身有狐臭之气刺鼻，今日何独不然？

卫玉 (白) 小生夙无此疾，娘子何所见而云然？

丽珊柯 (白) 向日那人入室之后即灭烛蹬床，欲行苟且。其言语吃吃，被妾喊叫，彼即将妾头上金钗拔去而逃，身上狐臭之气令人难堪。今日君无此疾，则杀人者果非君也！

卫玉 (白) 事既如此，定是前世夙冤。今蒙娘子见怜，喜出望外，夫复何尤？

丽珊柯 (白) 想当日妾同嫂嫂自五台烧香归来，中途晤君一面，心殊恋恋，归家即抱采薪之爱，且与嫂嫂筹商，拟结鸾侣。不料为老父已将妾许配吴家，重以父命，妾亦

卫玉 (白) 无可如何。不料今日竟谐伉俪，看将起来，也莫非前生所定也！  
不是娘子说起，小生至死不知。仰承娘子如此眷爱，铭感无地。但是此中消息，得毋漏泄，被奸人冒名嫁祸于我！

丽珊柯 (白) 咳，闺房密语，人何由知？果如君言，抱此大冤，万难平反。君如死后，妾不独生，誓必相从于地下，以报深情！

卫玉 (白) 多谢娘子厚情！夜已深了，你我安眠了罢。  
(卫玉、丽珊柯同入帏，同下。)

## 【第十五场】

(周天爵上。)

周天爵 (二黄摇板) 我命狱官去探听，  
为何不见信回音？

(狱官上。)

狱官 (白) 大人命我作侦探，  
从头至尾要诉一番。  
(白) 叩见大人！

周天爵 (白) 罢了。命你探听卫玉、珊柯一案，但不知他二人讲些什么？

狱官 (白) 小人奉了大人之命，去到监中预备了些酒饭，将他二人倒关在房内。

周天爵 (白) 他二人讲些什么？

狱官 (白) 他二人在先似乎不好意思开口。等了许久，卫玉才问道珊柯，说我与你夙不相识，又无仇冤，诬陷我杀人，害我的性命，是何道理？那珊柯言道，是你做的事，你还来问我！我纵有怜你之心，但杀人偿命，是你自作自受。那卫玉说，我手无缚鸡之力，焉能杀人？今日遭此冤枉，死同将至。但我徒担虚名，心实不甘，望乞你发个慈悲，一亲肌肤，虽死无憾。说到这里，可就去拉扯珊柯。大人，你看这吴公子一定不是卫玉杀得。

周天爵 (白) 怎见得？

狱官 (白) 那珊柯说，你向日说话口吃，且身上还有狐臭之气啦！卫玉说，我从来就没有这两宗贵恙。据此看来，这人一定不是卫玉杀的啦吗？

周天爵 (白) 既然如此，这案情可就有了头绪了。但不知以后，他们还讲了些什么？

狱官 (白) 以后那珊柯就说，同她嫂子从五台山还愿，中途遇着卫玉，回家可就病了。她嫂子要与她做媒，不料他父亲竟把亲事许了吴家。说到这里，卫玉也十分感激她这一番情意。那珊柯也因为诬陷了卫玉性命，对他不过，说道，你若死后，我也誓不独生，定要相从你于地下。他二人说得十分可怜，以后他们二人入了帐子睡了觉，再说什么，小官可就知道了。

周天爵 (白) 拿我火签，速传丽端甫到案听审！叫太原府、阳曲县大堂伺候！  
吩咐升堂！

(周天爵下。)

狱官 (白) 遵命！  
差役走上！

(差役上。)

狱官 (白) 现有火签一支，速传丽端甫到案！

(差役下。)

狱官 (白) 吩咐击鼓升堂！

(狱官下。【吹打】。四龙套、四剑子手、门子、府尹、县令同上。周天爵上。)

周天爵 (念) 探得杀人犯，昭雪卫生冤。  
(白) 丽端甫可曾带到？

四龙套 (同白) 已经带到。

周天爵 (白) 带上来！

(差役引丽端甫同上。)

丽端甫 (白) 叩见老大人！

周天爵 (白) 你家中常相往来之人并仆人等，可有口吃而身狐臭者否？  
(丽端甫沉思。)

郗端甫 (白) 这……有，有，有！老汉隔壁常用之缝匠金二朋，素有此二疾。  
 周天爵 (白) 哦，金二朋！哈哈……杀人者必此人也！  
 来！速速提来见我！  
 差役 (白) 遵命！  
 (差役下。)  
 府尹、  
 县令 (同白) 大人为何发笑？  
 周天爵 (白) 尔等且勿多言，少时自然明白。  
 (差役引金二朋同上。)  
 金二朋 (白) 叩、叩、叩见老、老、老大人！  
 周天爵 (白) 你就是金二朋？  
 金二朋 (白) 小、小、小人金二朋。  
 周天爵 (白) 你持刀行凶，嫁祸好人，该当何罪！  
 金二朋 (白) 小、小、小人不敢杀人！小、小人是、是安分的百姓！  
 (周天爵冷笑。)  
 周天爵 (白) 哼哼哼哼！面带凶恶，还敢抵赖！  
 来！扯下去打！  
 (差役扑金二朋，金二朋抗，  
 差役 (白) 钗落。差役拾钗。)  
 周天爵 (白) 启大人：现有金钗一股。  
 (差役呈。)  
 周天爵 (白) 唤珊瑚！  
 (珊瑚上，跪。)  
 周天爵 (白) 现有金钗一股，可是你当日所失之物？  
 (珊瑚柯接看。)  
 珊瑚柯 (白) 正是此物！  
 周天爵 (白) 起过了。  
 (珊瑚柯立。)  
 周天爵 (白) 金二朋，真赃已露，你还敢抵赖么？  
 金二朋 (白) 小、小人冤枉！  
 周天爵 (白) 不动大刑，谅你不招！  
 来，看大刑伺候！  
 金二朋 (白) 慢、慢来，慢、慢、慢来！我招认就是。  
 周天爵 (白) 讲！  
 金二朋 (白) 我、我姓金，叫二朋。我是个裁缝，素常给郗小姐做衣裳。她非我做的不穿，  
 我只道她定然是爱上我啦，我可就常常地惦记着她，但是总不能到手。只因她  
 家有一个老妈，同我相好，说她曾见过卫玉，同她嫂子商量要嫁卫玉，还害了  
 一场相思病，及至许配了吴家。那一天花烛之后，我可就混到吴家。三更时分，  
 我将要入洞房，可巧遇着了吴公子。我也一时糊涂。我心想先把吴公子杀啦，  
 郗小姐岂不就到了我手啦吗？我可就真把他杀啦。等我进了洞房，可就先吹  
 灭了灯，恐怕他们认得我。我入了罗帏，可就要同小姐求欢。小姐只当是公子  
 来了，问我说公子意欲何为。我说我不是公子，我是卫玉。小姐说你快出去罢，  
 看公子进来，两有不便。我说不要紧，公子已被我把他杀啦。我只望着她听  
 见公子死啦，必定与我合房啦，谁知道她反倒翻了脸，大嚷起来啦。我当时也  
 害怕啦，就她头上拔了一只金钗，藏在袖内，我可就溜啦。这件事情也不算什  
 么，话已说明，快把我放了罢。  
 周天爵 (白) 此中可有虚言？  
 金二朋 (白) 字字是真！  
 周天爵 (白) 杀人行凶反嫁祸于人，罪该万死！秋后斩决。  
 带下去！  
 金二朋 (白) 完了！  
 (差役带金二朋同下。)  
 周天爵 (白) 胆大府、县，如此人命重案，草草了事，草菅人命，该当何罪！

府尹、  
县令 (同白) 此是卑职一时糊涂，求大人开恩！  
周天爵 (白) 本当参革尔等的功名，姑念你等平日为官尚属清正，暂记大过一次！  
府尹、  
县令 (同白) 多谢大人！但此案正凶大人怎得知晓？  
周天爵 (白) 此乃本院曾得一梦。梦见一人手持铜镜，掷地倾碎。那人各执一半，言道：“铜镜如月，半明即灭，先缺后面，先圆不缺”。吾因此二句，曾命狱官将卫玉、珊柯同置一室，听他们讲些什么。因珊柯言道，卫玉先前口吃，身有狐臭，今日为何不尔，即此才追出正凶。梦中所言，铜镜如月，分而为两，手执一半乃是“金”字，半明字再加月字，岂不是个“朋”字？若论后二句，当应在今日也。吾看卫玉、珊柯，天然一对佳偶，就命府县作为冰人，为他二人成其婚配；罚你两人各出银子五百两，以一半做珊柯妆奁之资，一半作卫玉读书膏火之费，速速还卫玉巾服，吉日完婚。

府尹、  
县令 (同白) 老大人明鉴万里，卑职等十分钦佩！  
周天爵 (白) 吩咐掩门！  
(周天爵下。)  
府尹 (白) 大人吩咐我等，须要照办一切！  
县令 (白) 启大人：卑职小女来年也要出阁，现已备好妆奁一份。今日先给珊柯，然后再为小女备办。

府尹 (白) 这却甚好！你速速回衙料理去罢。  
(府尹、县令双挖门下。)

## 【第十六场】

(卫玉穿红褶子上，府尹、县令同上。【吹打】。花轿上。卫玉、丽珊柯同交拜，丽珊柯下。)  
卫玉 (白) 请公祖、老父台寒舍吃酒！  
府尹 (白) 我等当相陪痛饮！  
卫玉 (白) 请！  
(【吹打】。众人同下。)  
(完)